



讀論語

先進第十一篇

北海徐素曹玘

呂涇野曰先進後進以古今言之夏商先進周後進也以周言之成康以上先進平桓以下後進也野人君子是夫子之言非述時論。遯叟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夫子大行其道三代之禮樂必尋其初意不襲其末氣事求諸始而後可以觀天地之故定末世之情也。

遯叟曰德行一節記其與難之賢意特悲惋然并著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何也見一時與難者皆是有用之人却不得志于時而同扼陳蔡間字之長吁。○李長卿曰有德于心謂之德以德措之躬行謂之行言者敷陳當也語者應對審也。

政者大綱立也。事者庶務脩也。文者經緯章也。學者博綜富也。○孔叢子曰：孔子曰：吾于予取其言之近類也。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梁魚知曰：請子之車以為之擲，蓋即借命車以寵其死耳。若欲賣車以買擲門人，且厚葬之矣。獨不能買一擲乎？又門人厚葬必踰分也。如欲以命車為擲之類，故夫子既不可之，復深痛之。若僅以棺槨衣衾之美，亦夫子之心也。何為如此？

呂涇野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禮記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中間至雜用三代之禮，使顏淵在亦必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遯叟曰：未知生為知死，耳目人也。其視聽者魂也，手足人也。其持行者魄也，膚理人也。其覺痛癢者魂也，耳目手足膚

理死者與生者同，而死者不知離魂之舍，生道已絕不能覺也。則視聽持行覺知不屬塊然之肢體明矣。又人當寤寐乃魂魄用事，神氣棲息如種火然以木，種火之附于木以炭，種火之附于炭一星在中，微之若續使火滅，種絕則木自木矣。炭自炭矣。既寐之魄一呼即應，如離神之魄雖呼不應矣。可見生而具有鬼道，然後死而為鬼。理會人道即是理會鬼道理。會人道在生理，會鬼道在知生。○人有生氣有魂氣，然只一氣。人生則魂氣為生氣，人死則生氣為魂氣。故有生時嗜欲愛惡之人情，即有死後嗜欲愛惡之鬼情。生時造種之惡業，則死後受種之惡趣。而死後之種之惡趣，仍是生前之覺情受之。雖輾轉輪回，再世所受仍不脫此根。因不換輪回之種性，則亦不換輪回之覺知。

如一人之身現前所自受者若說生時所造惡業到死後便
另一色身所轉非關前身是別有一個魂氣一個生道也
原來死後所受之身即是生時所作之身輪回以後之身即
是輪回以前之身元身雖脫魂氣不換身是再生之身覺
是前身之覺也要知來世身即此今生是此生死根因之實
理凡現身所受實現身之魂受之再世所受仍前身之魂受
之身死魂不死故身換魂不換故就死言死死無可說未知
生焉知死死從生來便有可說非說死也仍說生也
邵堯夫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何以知之曰以人
知之人之生也心膽脾腎四者具而為人然各有神主之
心之靈發于目為視脈之靈發于耳為聽脾之靈發于鼻
為臭膽之靈發于口為言人生則氣行人死則氣返氣行

則四靈者行于心膽脾脈而生氣返則四靈者離于心膽脾脈
而生蓋心膽脾脈雖死而靈不死也所謂人死而有知即心膽
脾脈之靈不死而為知也修養家言心膽脾脈之神并及其所
主所理所執所披森然儼然此等靈氣如何死得所以聖賢豪
傑精爽赫奕雖胡五峯曰心無死生昏庸亦自有之但奄奄不著隨散而盡耳
元素曰侍側三子皆剛德剛足任道侃者是非明白而不
白行者是亦果非亦果問者是是非明白而不

露○遯叟曰子路行行如直行不顧不惟果行其所信亦果
行其所疑○子路行行不化其造生處即其造死處○孔子
有神相法相由不得其死相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
刑戮一一神驗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太子入

舍于孔氏之外圃，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奉衛侯，輒未奔，季子將入，曰：「食焉，不避其難。」太子聞之，懼，下石乙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夫人不言，必有中，勸魯人非贊閔子，要知得。

劉更生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

也，忽焉，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元素曰：愚魯辟彥，皆是不好的質，然質之所棄，道之所貴，愚者于所執無兩念，其入于道也，無岐，魯者能退步，在自已本分上，躰會其入于道也，穩實不虛，辟者意思高明，其入于道也，濶略而不細，猥彥者粗疏，直任其入于道也，能担荷而不靡，入道者去華，柴參近之，入道者去暗，師近之，入道者去靡，由近之。○張侗初曰：顏愚魯，皆從本體含葆中來，所以木

晦于根道藏于闇。○鄒虎臣曰愚者真樸未散稍未變通明亦就在愚中翻出。魯者立志堅確極力磨礪敏亦就在魯中得來。辟與彥者能去華就實由粗入細又何病。

呂涇野曰庶乎屢空不是近道又能安貧安貧便是道素貧賤行乎貧賤非道乎。○遯叟曰回也庶乎屢空昌黎筆解以空為虛中以坐忘遺照為顏子之空龍谿以屢空為戒搭法以貨殖為多見之借說。○梁無知曰億則屢中此子貢所以貨殖所以不受命所以不能屢空夫子言此正要拔去病根豈是取他。○又曰億則屢中正貨殖本錢。

陸象山曰不踐迹謂已知血脉之心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透閻輿也。○張侗初曰從來印板刷來摸子脫出不是神明妙用善人憑性地發揮不依典要傍程途豈非天資第一流

人神而明之本繇深造此際火候蓋難言之所以天分人工要在蕪到

論篤是與別樣言論都易辨惟有篤實的真切像君子却難辨。○色顏色莊嚴色厲而內在色取仁而行遠是吾以汝為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此師弟以死相印正不得認為徒然之問答。

揚復所曰所謂大臣章句殺着。○遯叟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以道事君故能不可則止若以功名富貴事決無不可則止之義原本是道上失了。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路之言未嘗不是但在此處說却是執強初心不如此故夫子不與辯惟曰是故惡夫佞者隨時制宜之謂義借義禦人之謂佞。○子路始見孔

子告之以學問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
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
不亦深乎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仍是不
揉自直之意

侍坐一章夫子只是用世之心更無別念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夫子哂之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全是一片熱腸
喟然一嘆熱腸頓冷亦各言其志以下復說到為用處仍是
用世之心到底

遯叟曰子路之志既加師旅又值凶荒而師旅之用急矣驅
市井之人收渙散之衆其勢難也合下之着有二一在急訓
練倡勇敢以激其氣一在明禮教堅信義以固其心故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之志得地六七十里五六

十里如捐以予民者然一切樽節愛養之事如理民之家事
然專之在民上料理故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後世繭絲之政
催科不休意在富國與民無預何以足民乎○晉使鄧艾屯
田艾謂三隅已定事在淮南北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計
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數年可積三千萬餘斛為十萬衆五
年之食精神在國故三年可使足國詩曰一之日于耜二之
日舉趾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千耦其耘徂濕徂畛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精神在民故三年可使足民

邢昺曰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其衣正幅染以玄
色故曰玄端○遯叟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實欲以禮樂自
任特地退讓一步須認他本意不是真欲等待君子也非曰
能之願為小相詞雖遜然已明○自任以禮樂矣二子却知

為國以禮道理又知夫子之哂由其言不讓於其說如此二
子言下識認在曾點上為國以禮之字子路曾皙俱用得着
遯叟曰曾皙之志即眼前一地便足一生大局浴乎沂風乎
舞雩即此是眼前事業詠而歸即此是眼前卷懷得序者進
成功者退行藏之大局也覺老安少懷之志當下已足不必
栖心不必擊磬不必周流天下而身世之業都了非必需于
世而後了也此夫子與點之意○註中蓋有以見夫人欲盡
處天理流行云及以點為堯舜氣象皆與點之本分遠○顧
涇陽曰禮字固以陶鑄子路亦以點化曾點狂者所少正是
禮又曰拈禮字為通篇點睛

顏淵第十二篇

周海門曰顏子問仁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此三節乃三鞭也大綱
得則請其目之得則請事直是承當得過○管東溟曰西
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是仁者渾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之意然不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作此解猶屬意想
且人與天地萬物許多障隔豈是塵勞暫息時一點油之
煦之襟懷便能合為一體必也轉識成智之聖人乎不能
轉識成智合根塵于無極太極生天生地之初而曰萬物一
體其法禪門之合頭語一問耳○遯叟曰以克復之一日為
斷如登山者未陟其巔山河大地未歸目中一登其巔寥廓
無碍眼界所及無弗歸者一日克己復禮覺得此日者衆性
合為一性衆情合為一情衆身收為一身以吾之視聽言動
通天下之視聽言動都入禮中都現仁中蓋得道之後如

此。○請問其目，並不回頭轉腦，豈問閑吏過閑者乎。○揚龜山曰：明道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學者，但防其非而已，無別有是也。若心已無非，更求一般道理，并疑見在之視聽行持，皆以為未是工夫，反害。○周季侯曰：非禮勿視四句，夫子就當身指出四相，言只拂去非禮便是禮，正是天下一體通塞之閑，雖不敏，請事斯語，脚頭踏處，便是下手時。○遜叟曰：若未帶得靈通種性，決無斬鋼截鉄手段，看他特地出一敏字，撩起便行，只在當下。

周季侯曰：出門四句，是極精密周匝工夫，出門使民已貫動，靜言之下，又把念頭流行處，提出此心，一無走作，打做一片，須知怨根消處，纔是全體圓融工夫，不^滿纔是為仁。

馮少墟曰：仁者其言也，詔即易洗心退藏于密之意，大抵人之精神，最忌外露，力量最怕輕洩，果能收斂這一段精神，強固這一段力量，如猫捕鼠，如雞抱卵，到此地位，方是為之難，方是仁者其言也，詔。○仁者其言也，詔在仁者上討牛，却在言詔處討，又曰：為之難，一團精神，攷固不散，是心存，若于為難上另添心存，便多一層。

周季侯曰：不疚從心，苗隱微處，勘世上儘有事，可對大廷質聖賢，却自家查來，覺有過不去處，凡事須是仔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靠着仁義道德，只討個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懼也。

司馬牛之兄，向魍欲殺宋公，其弟子頎子車亦與同惡，我獨亡，謂只當沒有兄弟一般。

遜叟曰可謂遠如南詔喪師而明皇不知蓋左右近習蔽之也可見不受左右之言則明徹于萬里而萬里以外之明只照破左右近習者是

遜叟曰子貢問政合下已歷之窮到盡處則子貢始事精神已在信矣到不得已時見信是喫緊的到愈不得已時見信更是喫緊的。時勢至此除拋一死方全得信國君死社稷臣子死君父民皆効死弗去死中生氣勃之所謂立也聖賢合下即商量一死字一立字則平日君民上下相結之大義可見子貢問政恹恹時之政也

馮少墟曰棘子成章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賤得凌貴卑得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無以別于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如周制樹屏反玷舞佻歌雍正所以別上下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遂併去其佻與雍則天子何以別于大夫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遜叟曰夫子之說君子也從古無掃除文物之論古聖人漸次開闢正為治天下必有綱紀文章禮樂法度文必不可少惟夫子之說君子故可惜若非持世之君子便率然為掃除文物之說亦何足惜駟不及舌之意即在此。文猶質質猶文子貢認文質是平的君子小人之辨已在此虎豹二句不是另起意

遜叟曰二吾猶不足當時公厚斂其二民貧不能供拖欠數多國受不足之實貧民生視而無以輸之故有子深動以一體之義使通上下而計之斷之乎不可多取也李翔平賦書

曰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之之
術歸于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
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不越辭
不越情不越義。孔叢子曰孔子曰聽訟者或從其情或
從其辭可從必斷以情

遯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君子委曲成就天下
之心得一君子成就多少好的勸回多少不好的國家得多
少好人用省多少不好的勾當天天下陰受其福得一小人敗
壞多少好的教導多少不好的國家失多少好人用添多少
不好的勾當天天下陰受其害之中于事者小中于人才者
大

遯叟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分明說康子是盜其實居
民上而妄取民財者真一劫賊也聖人之惡貪吏如此

遯叟曰子為政焉用殺截斷一殺字夫子教他就為政處自
思殺自用不着子欲善就心苗真切處說欲善而民善
此機甚捷全在為政兩字描寫。遯叟曰草上之風必偃
待小人之道全在以善化之強者必柔悖者必順若以強力
制之小人奮其不肖之心以亢君子一不能勝則如何善
待小人者不失其風之勢而使小人偃而受風之使然後小
人不能為害。○草上之風必偃張子韶詩云君子何嘗去小
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
漢水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山高谷深多
生薺蘘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遜叟曰達與聞局面似同到慮以下人居之不疑却精神各用質直好義亦儘真矣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真者猶自疑也色取行違儘有疑矣居之不疑者認作真也居之不疑實有疑在只他要瞞家邦人若自起疑如何瞞人使人不疑故坦然自以為真不復有疑此奸雄之尤

子路第十三篇

遜叟曰先之勞之無倦已在此二之字不是一往便住
遜叟曰為知賢才而舉之謂知人甚難不能盡人而知也舉爾所知必真知其賢者舉之所不知者聽之不得舉所不知悞以小人為君子使君子與小人並進以悞國家也夫子曰舉賢才仲弓却慮到知喫緊處全在知人○舉錯由朝廷出公道由人心出朝廷舉一賢才于上公論必快抑一賢才于

下公論必鬱賢才之舉原是合天下為公的所以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然在大道為公之世則可末世意見各立附其欲者為君子違其欲者為小人各有一肺腸各有一君子小人付知不知于愛憎聽舉不舉于世局而理亂之循環隨之

必也正名乎是斷無出此之意又言下沉吟心裡要如此亦料衛君之不從耳○遜叟曰從來無根之作用禮樂刑罰聖人一一從父子上認出子路見得父子外另為禮樂刑罰便不識禮樂刑罰○周季侯日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于理說得去名亦不甚不正故以為迂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却理會到此子路看名是虛的夫子步說到實事上去除却正名別無濟時行道禮樂刑罰皆政之極

大慶子路謂為政不必正名。夫子全謂正名有關於為政者。一步緊一步說。向為政去。○遯叟曰：名必可言，必可行。此名是祖孫父子之名。此言是祖孫父子之言。如何可苟？只名不正，便是克悖，忤逆之奸萌。聖人嚴之于其微如此。

遯叟曰：則民莫敢不用情，之委曲微細，民所自用也。今剖出為上用，合天下傾瀉肝胆，都在心，相照中。

遯叟曰：期月三年，先看期月如何，布局自知。三年如何，結局，創立規模，全在期月。○期月已可，綱紀布也。如錢穀不足，應作何理；以治財之法，理財兵馬不足，應作何理；以治兵之法，訓兵教化不舉，應作何理；以敦行之法，興教各從其受病處，立定規模，只期月而大綱小紀，犁然具舉，盡布于百司庶府也。三年有成者，循其所布之綱紀，以理財。

三年而錢穀足，循其所布之綱紀，以治兵。三年而兵馬足，循其所布之綱紀，以興行。三年而禮樂興，各就期月內所立之規模，一一填實，是治功成也。日期月曰：三年確有定限，豈是浪言。○漢書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庶耻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期月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功也。三載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龍谿曰：執事敬，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發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杯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征誅精神。

遜叟曰行已有耻不辱君命之士有才品有器識其容受處
大次孝弟次硜々皆植根于行已之耻者有品局則有容受
而容受各如其品局惟斗筭之人無耻則無品局所容一斗
二升止矣不識行已之大節即有小々幹當適以濟其無耻
之用不足稱也○張侗初曰子貢問士聖人烈士品一庶耻
二孝弟三忠信而鄙從政曰斗筭硜々似比斗筭更小然硜
硜石質雖小不受變斗筭竹質柔易常脆易渝貯即盈傾即
竭根本節目都無所樹故曰何足笑○遜叟曰行已有耻
只為行已內儘可容其曖昧窩頓于行已之時夾襍做去查
考不得耻仍是自心勘對不甘阿縱于行已時之真心也
周季侯曰狂狷之取是剖判出任道的派非不得已而思其
次也千古道派除却狂狷更無站脚處中行學問須是養成

不是一起便到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夫子以狂狷兩
路收盡世間有道種子又以狂狷兩路絕盡世間假冒種子
所謂與之者以千斤擔子交付之這擔子非狂者擔當不成
非捐者撐扶不住斷々不在世間窠臼之中拘々名義之套
也

遜叟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反覆變幻之行處々容不得無
處可容是或承之羞

遜叟曰和同閑世運大局衆賢和德如五味相濟五音相調
朝廷之事俱由此濟小人和氣相附拂則同攻合則同昵其
傾軋正類構成朝廷之釁皆同為之若其中一小人必有異
意禍猶未烈也和同兩字是君子小人犯手處非止辨君子
小人之已○五味相濟之謂和一味相比之謂同君子

既五味而和矣。烏得有一味之同。小人既一味而同矣。烏得有五味之和。

周季侯曰：鄉人皆好，皆惡，中斷無人品。由子貢第一問，則假中行出。第二問，則假豪傑出。從氣類上仔細剖判，方有真正人品出。李卓吾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實未若韓侂胄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為不善之尤者所誹詆，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遯叟曰：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易說。此亦邪正之閑，非只君子小人一身之事。

遯叟曰：善人教民，全是以溫醇之意休養生息，教之七年，可以即戎。所謂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以不教民戰，此教則全為戰也。雖本以忠信，尤在臨陳之法，勒之步伐，伐要齊心，胆要壯耳，習金鼓，目識旌旗，一進一退，不失其節。至于三令五申之後，而民不從，則繩之以法，練之操之。如赴戰者，故戰時得力，教不本于戰，非教也。古之能將教民，皆如此。

憲問第十四篇

遯叟曰：邦無道，穀邦有道，穀一例。憲狷介如何止知無道之素餐可羞，便以有道之素餐為當然耶。狷介上如何定他。周季侯曰：憲問耻，憲是狷介的，豈憂他慕祿，但憲看耻字小，只一絮修便了。夫子看耻字大，邦有道，全無撐持，食祿而已。邦無道，全無挽回，食祿而已。這總是耻。若只不食祿，躲閃過一生，安能免耻。須知有道而為巢許，無道而為沮溺，皆躲不過一耻字。夫子此言真令清流一輩人無處貼脚。克伐怨欲不行，憲打從此處用功，亦未便能得。故商於夫

子曰克伐怨欲不行這就可為仁了難其詞也子亦實覺得此種功夫多少苦難故曰可以為難不曰未仁而曰仁則吾不知亦未道他不是仁也今拈一克字自反誰是去得只畧有爭名競氣之心便涉于克如何容易說得

周季侯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從來世界靠着道脉主持有道之世元氣流貫門戶不生世間只在這條路上故可直任本性而出危者四虛無倚不依名傍節之謂無道之世蹊徑紛歧意見各別世間邪路上走的多此時須善行其用方于世有可挽回故危行如常言上須遜蓋委曲以伸吾之直此處無道一秘妙訣也○遯叟曰危行言孫此作用最妙非獨可用于無道即有道亦應如此行只管做去以陡絕一步矯庸人之習破拘攣之運至于議論不妨和平不以口角挑小人之怒然後

救世道得力○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無道時合當如此且言特婉曲一步以濟其危行所以善其用也若言與行俱危身已懼禍并危行亦行不去○若行與言俱孫不敢出身做事首鼠畏避無道之時事如一髮引千鈞豈是庸之作事時然君子之禍坐于不能行而以言挑者十常八九也故行危而言則孫聖賢處無道時往々着意在言上○有道無道俱不離一危字聖人之作用可見乃知鄉原之言鄉原之行悞事悞國全在人臣圖安二字上○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危行危字在言字之上危行言孫之字在言字之下多少斟酌多少變化

蔡奕璠曰不說羿莽篡弑而言善射盪舟不說禹稷有大功德而言躬稼極有氣焰的恁地扯淡極勞苦的到底顯

榮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唯有反身修德而已。直將世間禍福一筆掃除。

遯叟曰：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八字，千古行文次第秘訣，不出此。

遯叟曰：孟公綽、趙魏之老，猶優；雖滕薛之大夫，不可為。註滕薛國小政繁，是為滕薛之大夫，更難于大國也。當時魯政竊于強臣，私門日張，公室日卑，扶弱推強，以張公室，須得幹濟之臣，非廉靜寡欲者所能任。夫子意在此。

遯叟曰：禮樂是丹頭，知廉勇藝是銅鉄，丹頭既到，所投皆化。鄒臣虎曰：不曰禮樂以文，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子推入禮樂中，不復見有四子在，則氣質融以德性，都是中和，不謂之知廉勇藝矣。故曰成人。

左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臧紇，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之御騶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氏斬鹿門之閔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為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遯叟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以防二字要。

君之罪已定只魯不從乃舉事耳叛意已具故直斷其要君齊桓晉文正譎之論夫子已明說齊桓公正而不譎矣今人定要翻案何不肯信夫子至此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因公孫無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及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徯使相可也公從之○大匡篇曰齊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鮑叔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

棄矣管子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吾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亂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夫所以定齊國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子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

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子出奉令則可鮑叔出遂
傳小白。○遯叟曰管子召忽之事管子初意便在小白當鮑
叔辭傳小白時管子止之曰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聞
以大義責之使傳小白也其必欲鮑叔傳小白何也蓋定伯
之事必得鮑叔于小白非鮑叔不可得小白也曰小白無小
智而有小慮此其欲輔小白以成伯功之意也曰社稷破宗
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以生死與齊
亦非為小白也。因小白用齊而匡天下所以必得鮑叔傳小
白也。然何不傳小白而在亂所曰以鮑叔傳小白僖公之命
未及夷吾也。管鮑猶一人耳若召忽初意便在亂曰犯吾
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故亂死亦
死也。

古言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穀梁傳曰
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於北杏終於葵丘為十一會
或曰不取北杏陽穀始於兩郟終於葵丘為九會史記又兵
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遯叟曰如其仁之在心上說夷吾
曰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
此言最異亦最大其見乃在小白公子糾之外故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誠是仁人之心非止仁者之事夫子不肯以仁
許人獨于夷吾則極口稱之後人豈可一槩抹殺夷吾為天下
之心非夫子不能知註以為仁者之功非是。○子路不仁管
子全在心上斷他如其仁即蒙前未仁來後人不應以夫子
所仁之管子而并疑之若子路所指是心夫子所指是功何
以服子路。

遯叟曰孔子沐浴請討。或以為非真討賊。留之以為亂臣賊子懼。此不然。既請討矣。若公有制命。將曰吾非實欲討。借此為亂臣賊子懼乎。蘇子瞻曰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或曰孔子知公與三子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伐之將若何。曰陳恒弑其君。民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哉。若從孔子伐齊。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夫子兩說不敢不告。蓋以討賊之義。挑撥人心。提撕世道。使寒弱之主。奄々氣息。忽若振起。橫暴之臣。炎々氣焰。忽爾灰冷。濟則討賊。不濟則亂臣賊子懼。

遯叟曰寡過未能。這未能從欲寡過之心來。非有真實欲

寡之心。不知其未能也。此念汲々皇々。無時休歇。只為迷惘。易蒙執見難破。動即是過。隨掃隨生。而所掃又過者。反已。叅求實々如此。或謂蘧伯王之賢。何五十而始知非。海門曰。是着意用力。有一生執。以為是者。而今始覺其非。此其徹悟時。伯玉五十知非。六十而化。一念知非。本體工夫。於此具足。其所謂化。只常自知非耳。舍知非而別求化境。則非。遯叟曰。夫子自道也。夫子自道其心體如此。蓋夫子之心。空空無能之心也。夫子見得君子有能。我無能。子貢見得君子合是有能。夫子合是無能。

遯叟曰。詐不信者。一片機心。欲以此持君子。若能覺之于先。而得其情。小人機心。既露。欺者可釋。疑者可明。造者可悔。或廢然返矣。君子所以消天下之機心也。不能先覺而迎之。而

意之又未能的然執其情必入小人之機心矣。惡機既售則詐與不信豈能與君子作無事人乎。所以君子往々入世網而為小人所中也。須知先覺內有消弭。非只覺之而已。

周季侯曰莫我知言無處可以當人之知。分明以闇然之旨打醒子貢。不怨不尤。下學上達。總是潛脩之事。無所與于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遯叟曰不怨天不尤人。要認不怨不尤是何心境。正是隨緣任運。步步是下學。步々是上達。無有二義。

張侗初曰不知不可為而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為而不為。賢人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聖人也。諸葛武侯曰。即不伐賊。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此處真有挽回造化手段。晨門一語。亦是聖人知己。○當時荷蕢楚狂。亦非無心當

世者。但其分量未到。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不反耳。

遯叟曰。修己以敬。這敬不是棲心獨守為敬。周身動作那一件。不是與百姓相關之事。只緣放逸頗僻。適己自恣。眼耳鼻舌身意那一件。不是與百姓作苦的。分明是昏昧處。百姓受病。醒覺處。百姓得安。

顧涇陽曰。幼而不遜弟。便是惟吾獨尊的胚胎。長而無述焉。便是無善無惡的行徑。假令原壤肯著書。即不敢望。卒時應知漆園曹溪之間。橫出一枝在。

衛靈公第十五篇

蘇子由曰。孔子以禮樂遊于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者。使萊人以兵劫魯。必得志焉。靈公所以知之。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

所不知。蓋問陳爲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可也。○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蔡大夫曰。孔子用于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兵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昭王興師迎之。然後免。

遜叟曰。一以貫之一。是大源頭。識得源頭。則多學多識。都會源頭處。不識此際。則多學多識。如泛濫之水。千流萬派。只作千流萬派。與自己性命無關。○亦不是廢多。廢了多。亦無緣有一。只一本源爲主。凡多學多識。一照俱歸頭腦耳。羅近路曰。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人立宗旨。意思是欲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一貫聖人之宗旨。欲學者。知得千件萬件。只是一件。

丘毛伯曰。史魚伯。王二子仕衛。皆無道之世。皆扶亂之臣。夫子原在道上立論。伯玉周旋四朝。未嘗卷懷。故曰可卷而懷。見非能進不能退者。

遜叟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既不失人。則所與言之人。必可與言之人。不失言。亦在此。薛中離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而後人不省。指爲伏節死義之事。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遜叟曰。入道者。有劫數。雖聖賢不能逃。飛昇者。有劫數。雖仙人不能逃。入道者。以歷劫數而悟道。飛昇者。以歷劫數而得昇。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此悟道之劫數也。

邢士登曰。夫子取夏時。正令善。可以作事故用之。至曆數之推。則必溯周正建子之天。正爲曆元。朱子謂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非謂凡正月斗柄皆指寅。皆以斗柄

斗柄所指為建。寅者乃寅月以寅日為建。卯則除辰則滿。二月以卯日為建。而辰則除巳則滿云々。斗柄初昏指寅為正月。惟古為然。如萬曆間正月初昏斗柄指丑。再千餘年則指子。久之指亥。指戌日漸移而西。正月則斗柄歷十二辰皆可指。寅則歷十二月斗柄皆可指。此所謂歲差之數。天道推遷萬世可知者。○呂涇野曰。放非放。鄭衛之詩。鄭人生于沙土之上。聲音婉媚。能蕩人心。故放之。若今鄭詩紀一國治亂之由。為後世興亡之戒。盡目為淫亂之詩可乎。○遯叟曰。鄭聲淫。婉媚流蕩。婉聲施下。故聽之者靡佞。佞人殆。傾險反側。能挑竒禍。故聽之者危。○王陽明曰。顏子具體聖人。其于為邦之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到此。俱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畧。須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把做天大事看了。

遯叟曰。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于魯。當時知者必少。文仲却知其賢。只是忤慢心重。正緣他知處作忤慢。所以可惡。○若是偷得此位。分明是晝伏夜行之賊矣。自不敢明白做一事。明白薦一人矣。所以曰盜得而陰據之。

遯叟曰。古人相與。平施受。便可遠怨。只為末世人情更險。求責更多。這平等往來。怨又不可遠。聖人于是就人已厚薄間。別權一道。處已要偏厚。責人要偏薄。不于其道之平。又倍其情。以平之。另作一番苦功行。在已則不失為君子長者之道。而世路更覺傾仄矣。

遯叟曰。君子義以為質。凡事看義當如此做。便主定如此做。

義為骨幹而枝節脉理皆緣此起禮便有品節有經緯不是率然的孫又禮行時最妙一着紆徐款曲燥濕相得巽心而出以投乎事機之適所以入衆情而不驚而天下安之此英雄作事之妙用獨操而不能示人者。○大義既得尚有多少委曲若只仗一名義之正率情直發鮮有不敗故義居其一禮孫信之用有三如東漢黨錮諸賢所仗之義何嘗不正。為高自標植凌厲陡峻只仗一義少却禮孫信誤事耳。賀中冷曰名教名節名檢名行皆帶名字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之重名如此。

趙伯離曰不以言舉人兩句總為言善而人未善者言專在聽言邊就一人看。

陳眉公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說士夫獨括

民字有味。

遜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路急迫如此只此等思便不是所以不如學人惟神情舒緩然後明覺從暇豫中露若思路迫狹神明受其束縛如何能開向理路去凡靈機之動有迫求不遇退遜一步精神忽有悟入者學則日就月將就義理上磨勘與燥急反。

張橫渠曰憂道不憂貧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遜叟曰若以小知。君子則不能盡其用。君子與小人等耳。若以小知。小人因而過授以大。或凌駕于君子之上。小人必敗。又并悞其小矣。故以大受用君子。以小知。小人以君子驅駕小人。然後各收其用。此不可不之義。

遜叟曰當仁不讓于師。是以道開牖我的然不必無未了之道。無未走之路。當仁者自性自命。自開自闢。故有半智之師。有全智之弟子。六祖惠能曰未悟師渡。悟了自渡。不讓師也。

張侗初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盲人階席指點。只為人不肯信受耳。其實師是見階及席。故仍是師是。做主聖人不過相他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主。方許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季氏第十六篇

要知分崩即不均。離折便以不均。生不和彼此相凌。不奪不釁。所以不安。而至於傾。有蕭牆之憂。如何能均。須季氏以其分崩者。歸魯。民既還公家。祿自入公室。總是均。總和而安。故無傾。定公五年季桓子為陽虎所執。禍起蕭牆。夫子之言

驗矣。

吳萊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云々。非通論天下之勢。春秋之勢然也。○元素曰天下有道章封建世爵之制。其勢如此。

古言曰祿之去公室。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交伯。九年魯伐陽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遜叟曰樂節禮樂學者所病在大段道理上。儻侗得過便了。制度聲容乃精實。詳核學問。辨其制度聲容。步々在繩檢上。豈不益佚遊是遊蕩之事。又添一分自在意思。丹朱性喜慢遊。慢亦佚也。

張侗初曰求志達道。為天地萬物一體之道。達如源泉之達。好善如不及。惡不善如探湯。源也。此等人見得極分明。執

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只是有善惡分別相未離已身着力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關頭其定求志達道正此輩根基人求志之人知好惡原不是完滿我一人分量的當求志時便有好善而共還天下於善惡之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種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以我好惡真實源頭達於天地萬物而作用徧滿無窮極也要當念見得天德王道合一本體只在求志時認取

遜叟曰齊景公有馬千駟崔子弑莊公而景公立莊公景公之兄也景公不能討又與崔子共齊國隱忍于君臣兄弟之間而貪千駟之富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可知只為貪此富耳伯夷叔齊只為兄弟倫重君臣義重饑死首陽之下一濁富一清貧一棄天倫一重天倫正相反

呂涇野曰聞詩聞禮舊雖聞詩禮今則得立與言始解詩禮之所在

邦君之妻章古文之最離奇者讀此如讀律法如觀老吏斷案法奇而古

陽貨第十七篇

遜叟曰陽貨欲見孔子不見貨蒸豚之謀僅遇之途而見畢竟是不見也貨與聖人言者三皆冷之以貨之言返之畢竟是未與言也君子處小人之道不必別尋但就小人以還諸小人落得一場扯淡耳
○周季侯曰貨之矚亡餽豚是將禮來束聖人而夫子却只游戲三昧偏不執着死法應他餽禮亦答其禮矚亡亦時其亡遇諸途隨口答應全似沒甚要緊一般即陽貨一片機心不覺銷歇圓融無碍真應世之神龍也若後世賢者一遇奸邪

執定死法。多少苦心。只討得不自在。往々反為和人所破。海門雜言佛書有煩惱習氣。有善根習氣。染淨二業。昇沉二門。皆從熏習而生。不是無因而得。習相遠也。其旨當亦如此。上知下愚。亦是夙習濃厚。多生所致。其性則知愚不曾增減。內典云。地獄界現行時。佛種子亦不滅。只是轉更賒遠耳。徐波石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孰得而二之。若曰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則誤。○管東溟曰。性體同根。太極相近。亦權詞。蓋就後天雜揉性中。根着先天真一之體說來。是上智之下。下愚之上。善惡可移者。說不移。指習不指性。○遜叟曰。墮地小兒。便解以目睨人。以口求乳。以手攬物。饒之而泣。飽之而止。習也。初生何習。曰。是由千生薰染未者也。使無此習。則不生此人矣。輪迴業苦。皆習為之。無習

無性。無性。無習。如可除性。亦可斷矣。○問氣質之性。孟子未曾言。馮少墟曰。動心忍性之性。也有命焉之性。都就氣質說。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是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為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于此。何旱澇肥磽足言觀天地則知人矣。○遜叟曰。下愚不移。如柳盜跖羊舌虎。亦是一種生來惡的。然千百中一二耳。言性者道其常。不以一人論。

揚升菴曰。公山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費之叛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或亦不狃之費耳○子路直謂公山小臣不能大用夫子不是為畔費之是夫子所欲墮定公十二年亦子路所將墮子路斷不以畔為不是吾其為東周玩吾字為字全不假他力只借他一用做自家事業

丘毛伯曰子張問行問達論交蓋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學問者所患不在枯守一心正患不以本體是勘之宇宙耳故告以能行五者于天下見未至于此不可謂能行也總是鞭子張以近裏之功○遯叟曰信則人任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人任之義如此

遯叟曰其猶穿窬之盜夫子每以賊罵人皆是士大夫具有賊心者又曰穿窬是黃夜偷物之盜色厲內荏是陰柔之盜臧文仲不舉柳下惠是偷爵位之盜荀子之不欲是劫民財之盜言不言餽是偷心之盜鄉原是偷忠信廉潔之盜小人之盜一衣冠之盜五聖賢名其為賊痛惡最深言下亦最狠○祝子小言曰鄉原德之賊聖學有神有骨鄉原得其皮耳衆人以皮相故原之聖人以神骨相故賊之

吳師純曰江河雖深苟有至止亦復可與料量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有所不至的一句斷得定雖非大臣故自可與若無所不至人情世法都料不過測不着勘不定如何共事得

遯叟曰宰我為三年中禮壞樂崩而短喪然不為親喪三年之禮壞何也降而期之禮樂亦當有壞有崩期年亦不可也舊

穀新穀鑽燧改火，以此作短喪說。更支離。○夫子言小祥之後，食稻衣錦，以問宰我。安不圖宰我果曰安。後世居喪者，服衰經之服，而肆口體之欲，不問期內期外，恣情奉養，起于富貴，雄快之徒，遂以成俗。情禮衰薄，人道幾絕。敦本厚俗，道在士君子。而士君子又自壞之。東漢戴良居母喪，食肉飲酒，或問此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味不存，口食之可矣。此等議論，極駭俗。若云味不存，口是誰食者，情佚若此，尚云不佚，何禮之論。○宰我短喪，欲減三年以從期。然三年之喪，實止兩期耳。白虎通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恩之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取于三，謂之三年，言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

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元羅泌曰：鑽燧改火，宰周之顛，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燧人氏游于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啄其枝，則彘然火出。于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哺血，食果蔬，絜醢臠腐，餒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煇，以熟臊胙，以燔黍稷，然後人無腥膻之疾。○揚升菴曰：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大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象木。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象火。土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象土。金生水，秋行為金，槐檀色白，象金。水生水，冬行為水，柞櫟色玄，象水。四時平分，夏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于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于仲夏之後，列中央。

土謂之長夏統之為四時分之為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于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摠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四成一歲也。○宋人奏議木濕不燧陰過陽也木朽不燧陽過陰也火也者陰陽得中之化與遯叟曰博奕聖人為流浪一種開方便門也奕堯所製以教丹朱者為其啓明絕世性喜慢遊不可以禮教繩也惟有精絕伎藝或足以繫其閑心耳世間獨是聰明能達漢飽食終日無所係屬閑心蕩然何事不有故可授之以奕偶見一奕者當布子時想一勝着疑神致思心血可嘔故遊戲之局聖人不得已而借以為用如此

管東溟曰孔子賤今之從政者曰斗筭之人何足美孟子賤公孫衍張儀曰是烏得為大丈夫皆上流裁下流之語今有盜名盜利之偽夫雌黃士大夫之立德立功立言者總謂之下流訕上流也不挽此風鄉評亂國是亦亂○遯叟曰君子亦有惡乎前之可惡在直行胸臆全無忌憚後之可惡又有許多陰險曲折意子貢蓋誅其微也

微子第十八篇

古言曰殷三仁皆紂同姓微子是帝乙元子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箕子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已而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三聖人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微時尚為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微為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

比干皆紂諸父箕子名胥餘。○又曰箕子寧為殷奴不為周僕仁人哉武王封微子於殷之故墟賓之也封箕子於朝鮮實以其罔為臣僕而和之荒服之外示不敢賓也可謂兩得其道又曰殷有三仁之案非聖人不能斷使以宋儒之見評之不置是非亦置優劣。○金履祥曰觀微子所自處與箕子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傳又有武王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與襯之說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使微子未遜則面縛銜璧非其事也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以處武庚也

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與襯以聽罪焉武王釋其縛焚其襯使奉殷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也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

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不可不辯。○鄒臣虎曰
舊謂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去者非忘君不是蓋其去其
生其死皆由紂不由三子當時紂偶不殺微子箕子難說我
定要死紂既要殺比干難說我要去要囚如此皆是三子自
家揀擇了只是三子遇雖有幸不幸其心同一仁也仁則殺
身可愛生可依徊于生死之間亦可摠迫于心之不容不盡
更不必計君國于我何如故得獨往獨來各行所志
遯叟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士師刑官也三黜或為刑而黜
也至于一點再黜三黜寧以身受而道終不可枉讀至此不
可不想三黜之根因。○方晦伯心問曰直道難行惠不免于
三黜意答曰三黜正行直道之效世終不能用惠而不得不
用惠是世為惠操也

遯叟曰季桓子受之不言魯君而云季桓子孔子之仕桓子
引之也孔子用魯後只為公不為季非其用之之意也故女
樂之歸非齊人之間孔子乃季氏之間孔子也

鄭樵牛耕耦耕辯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人併力以發一
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也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
遯叟曰長沮桀溺與子路意太直率着意氣以此知二人局
面小心胸小決非同心作事之人也與楚狂丈人不同孔子
于楚狂則下欲與之言于丈人則使子路反見問津之沮溺
已在前孔子獨不與言。○梁無知曰說夫子便曰是也分明
說別人的精神說自家便曰然分明說自家的精神一字之
異精神頓別。○林叟曰是知津矣長沮冷面皮只在是知二
字描出。○梁無知曰人之識見不同如此在桀溺以為滔々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在。夫子以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顧涇陽有言。天下有一毫不可為。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為。聖賢不肯放手。說盡兩家。

五穀不分。孔子為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

遜叟曰。丈人初意太直峻。有以隱驕人意。子路却以恭下之。丈人一片山棲驕倨之氣。反為子路消磨去。丈人只為夫子欲行道。只為春秋之天下。道必不可行。覩定夫子在此。故以不仕無義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破丈人之意。然所言君臣之義。愈不可以回丈人之心。○梁無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此子路一時權語。不可作實說。夫子明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君子之仕。定為行道。那有不行道而仕之理。

遜叟曰。言中倫。行中慮。要知降志辱身。即是中。倫中慮。○倫義理之次第。同是義理之言。先後緩急。就中又有次第。有意義合人心。言所立之意。却有義在意。當于至理至情。是其義也。有意義則合人心。無義意則與人心拂矣。○中清就隱居。推出中權。就放言推出。既曰隱居。不受榮利。不近污濁。自是清然。却有隱而不清者。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猶曰筐篚苞苴。故當輕于天下之寶。却超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語人曰。近至剡。如官舍。開皇中杜淹與常福嗣謀。主上好嘉。遜蘇威以幽人見擢。盡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唐武都符載棲廬山。南昌軍授奉禮郎。即不赴命。小童詣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于山門。

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侍。或以隱為借徑。或以隱致賂遺。隱居之間。有市心矣。此隱而不能中清者。權是度于輕重之間。取其重者。放言自要。廢之未必中權。如長沮桀溺丈人之徒。固非放言。然或為石隱。或為癡隱。癖心自為而已。不知有權也。陳仲子之於陵。避兄離母。廢則廢矣。若于母妻兄弟之間。孰輕孰重。權何如乎。虞仲當父子之際。得國為輕。讓國為重。夷逸當濁亂之世。行道為輕。避亂為重。皆權其重者居之。故曰中權。○梁無知曰。無可無不可。勿作道理觀。如母意。母必等項。只是夫子不忍忘天下。不忍以其身為逸民耳。然事勢如此。又不敢定其身不為逸民也。大抵是無聊賴語。○趙汝師曰。自世道日趨博大。朱子所謂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也。學聖人者。當從其無可處。體認既真。則所以為無不可者。始有依據。而自不叛於道。中行鄉原。辨在毫釐。苟忽於此。不獨躬修未真。且遺世風之累。

叅曰。太師摯章平。叙去有無限感慨。文品亦高古。○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者。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也。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弟子職。暮食。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饒即食飽。即作食力無數。

揚升菴曰。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二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則八氏者。南宮氏與。融作成王時人。

近之尚書南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忍之名合似是無疑。○蕭頴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叅曰讀此篇如讀裨官小說野史國乘其亦經中之史乎。

子張第十九篇

梁無知曰士見危致命下三句俱有思字獨此句無思字此處容不得思一思身家之念起如何致得命成。○管東溟曰士無見危授命之志操不可與論綱常古之人不但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而弟子亦為師死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執友亦許相死故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古人之重道義而輕死生如此邵堯夫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遂判聖人無死地比干之死非耶此言殊不可

執

呂涇野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此子張見道之言與士不可以不弘毅一般。○周季侯曰末二句只為這一種未弘未篤之人偏要主張一世自任故以為能有無掃破之。

君子未必無遠損友之意但不可說拒如夫子無友不如已氣象便平和子張說尊賢嘉善却有觀磨切磋意眾與不能只是矜容不當拒絕非便與之交此中未嘗無分別語似無病。

馮少墟曰道無大小學亦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作跪而遷之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人

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規矩準繩。一毫不肯假借。非是先王過於詳過於嚴。蓋立教不得不如此。又恐學者苦其繁畏其嚴。於是不得已寬一步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不寬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聖賢循々然善誘處。非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也。吳氏謂不能無弊。蓋未嘗深思其意耳。元素與吾論喪致乎哀而止。喪家之儀。有為致哀用者。有但為觀美。非闋致哀者。喪以哀為主。故致乎哀而止。子游又言禮有微情者。立為哭踊之節。以殺其情也。有以故興物者。使人睹衰經而思慕也。無此哀自不起。此禮惟有未致之哀。故有未盡之禮。既致哀。此等處皆哀痛內一切過不去。同時俱盡可止矣。子游所謂止。蓋截斷後世所添喪事。觀美

之儀飾。在致哀外。哀之致不致不在這個。此言原無敝。

遜叟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凡民犯罪。舞奸弄智。骨肉相殘之事也。其可痛恨。如何可宥。所謂得情。蓋得其無奸弄智之情。而舞奸弄智。又有所迫不得已。而至此之情。所以可恨。又可憐。然可恨即在可憐中。故哀矜勿喜。不是并貫其罪。觀子羔刑罪者。足時。慘戚不忍見于其色。然竟刑之。如其罪。以輾轉不吐之情。而勾致得之人。情必喜。則或溢情而加。即未加受者。宛轉叫號如是。對此情狀。亦非可喜之時。此刑官所當知。趙伯離曰。立之四句。平非教養淺深之說。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未。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々。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未。不和。真如太陽一沒。天地慘闇。萬物俱有

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堯曰第二十篇

遜叟曰允執厥中執者握持允執又握持堅固也孳定此中
終能轉物不為物轉。○此章若戒若沒若斷若續班之駁

駁如商彛如周鼎古色淋漓照人

遜叟曰不知命之是生身落命之始百年幹當不出此窠臼
中此處叅透立命之學亦在此

